



绍六 著

妻子不是模特儿

■ 主攻手之谜

■ 银 烟 盒

通俗文学作家自选集

妻子不是模特儿



绍六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朱光甫
李晃生
封面设计 翁纪军
插图 梅家强

妻子不是模特儿

李绍六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市新魏路5号)

新华书店经销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5 字数9万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7,600 定价: 1.50元

ISBN 7—210—00229—4/I·105

目 录

主攻手之谜.....	(1)
妻子不是模特儿.....	(78)
银烟盒	(129)

主攻手之谜

一 战幕拉开

美洲《市声报》体育记者梅尔是个漂亮的青年人，今年二十五岁。他长得身材匀称，皮肤红润，双眼明亮，鼻梁挺直；一头栗色短发随随便便地曲卷着；嘴角的线条明晰，显出盎格鲁·撒克逊后裔特有的热情、天真但又坚毅和富于冒险精神的神情。

今天，他坐在北京世界体育中心能容纳三万人的排球馆的记者席上，观看自己祖国的女子排球队与中国队争夺本届奥运会的冠军决赛。

如同多数人预言的那样，中国女排会再次蝉联世界冠军。因为中国，自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期蹒跚地向着一个目标前进后，八十年代一举振兴，真正摒弃了金钱至上的魔影，为人类的道德和良知树立了典范，成为全世界像梅尔这样的青年心中景仰的地方。然而，凭着梅尔的爱国心，特别是凭着他对心中的维纳斯——女排主攻手劳拉的爱情，丘比

特将他的愿望引向本国球队，引向劳拉的绝妙表演。他期待着电子裁判的开场笛声，期待着两国健儿的出场，期待着劳拉的胜利……

上个世纪末期，国际体育运动发生了不少的变化。为扭转一切为了夺标而对运动员进行的过度超负荷训练不断加剧的局面，为了不再出现一切对“万物之灵”——人的摧残，提出了运动员的健美标准。任何项目的运动员，一定要在身材、体重、胸围等方面合乎该项目的健美比例，从而防止了无限制的篮排巨人化、柔道体型粗笨化、径赛体型细长化和体操运动幼女化等造成生理畸形的恶劣倾向。男排运动员的身高限制在一米九五以内，女排运动员的身高限制在一米八八以内。

“劳拉比我矮两公分——一米八四，真够标准！”梅尔心想。她的体重、身高，甚至她的胸围、腰围、臀围都很标准，说得罗曼蒂克一些，她那顾盼生情的眼神，以及胜利时的频频飞吻和失败时的耸肩抽泣，都是合乎标准的，可惜没有制定这类标准。诚如东方俗语所说，“情人眼里出西施”，梅尔的心头暖烘烘的。他那漂亮的脸蛋绽开了笑容。

记者席的左边是观摩席，那里坐着来自世界各国的排坛健儿、专家、教练和医生。其中有一位中国人，生得身材高大，皮肤黧黑，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不时观察着正在分边练球的运动员，不时在便携式中文打字机上记录着什么。他是北京体育学院教授、排球专家张雄风。

梅尔看到了张雄风，便不住地挥动着手臂，向他打着招呼。

张雄风也向他伸出双手，手掌相互紧握着，表示问好和友谊。

他俩是老相识。

原来，三个月前，张雄风是这次中国女排对手特聘的教练，他是接替一位名叫格恩特里的教练职务，而在美洲精心训练这群美洲姑娘的。瞧，现正活跃在场上的主攻手劳拉，二传手、黑人姑娘塔塔妮和四号、场上队长霍曼丽等，都是他一手训练培养出来的。主攻手劳拉·李是华裔姑娘，也是一位最有发展前途的队员，他在她身上倾注了全部心血和汗水。当时梅尔常来采访训练情况，所以两人结下深厚的友谊。

今天的比赛，张雄风心中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也有一种极为矛盾的心情。作为一个中国人，他当然希望中国女排获胜，希望看到中国姑娘卫冕成功，希望看到五星红旗再次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冉冉升起；但是，对手却是由他一手训练和培养出来的。他在那里执教了两年多，从国家队的组建到训练方案的制定，从战术的指挥到队员内在素质的发现和开掘，他都全力以赴，以最大的热情，朝着一个目标前进，那就是要将金牌从中国姑娘手中夺过来！

体育早已超越了地域界限。中国足球挤进世界四强，不也渗透着南美球星的汗水吗？不也是研究和借鉴东西方足球经验的结果吗？

当然，他也怀着深深的遗憾之情，那就是三个月前的一天，美洲队突然解除了对他的聘约，改聘了过去的教练格恩特里，并进驻世界最完备、最先进的静水湖训练基地，开始

了与世隔绝的绝密训练。

张雄风回国后，除每周乘机前往阿拉斯加从事客座体育教学外，便在中国女子排球队担任了顾问。

对于这次女排决赛，世界各国的预测都是中国女排必胜。虽然美洲姑娘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毕竟还嫌稚嫩，不足以与中国姑娘抗衡。

但是张雄风却持慎重态度。

记得在一个多月前，中国女排主教练和教练，曾与他进行过一次电视电话讨论会，认真分析了双方的情况。

主教练请张雄风谈谈他的看法。

张雄风说：“一般看来，中国女排新老搭配得当，临场经验丰富，作风顽强，配合默契，如果发挥正常，卫冕之战取胜是没有多大问题的。不过近来，美洲方面发生了不少戏剧性的变化……”

“您指的是该队突然将您辞退？”主教练问。

“这仅仅是戏剧性变化的开始。”说完，张雄风便出示了他精心搜集的有关对手的情况，其中有图片、图表和录像——

请看这张图片，是该队突然进驻静水湖体育训练基地时的情景。姑娘们正登上去基地的汽垫快艇，一群记者也企图登艇采访，但被几名警卫拦住。图片左角的一位年轻人，是该地《市声报》记者梅尔，他是主攻手劳拉·李的恋人，连他也被人蛮横地拦住，只得向劳拉·李挥手道别，劳拉·李向自己的情人挥动着一束小白花。这可能是他们定情的象征。这张图片是《纽约时报》公开登载的。

再看，这是通过卫星拍摄的静水湖体育训练基地。这个基地是全球闻名的体育建筑设计师米勒博士设计的，以“D·H”跨国公司的名义投资，具有复杂的政治背景。

下面请看一段录相——不用奇怪，绝密的训练基地并无绝密可言。当此二十一世纪初叶，“秘密”早已是过时的词汇——一群身材高大的姑娘在练球。执教的是号称南美排坛怪杰的格恩特里。此人球艺高超、足智多谋，曾因嗜赌而被辞退，后来重新被聘用。瞧，格恩特里正对主攻手劳拉·李进行超负荷训练。他多次猛扣劳拉·李，直到将她打得几乎晕倒过去……看，格恩特里拾起一个供训练用的沉甸甸的沙球，向劳拉·李猛掷过去……录相到此中断。据说劳拉·李脚踝严重受伤。

还有一则可供分析研究的新闻报道：该国总统候选人的体育代理人。“D·H”跨国公司总经理、国际财阀罗伯特·巴普出人意料地宣布，以巨额资金赞助女排，并宣称在他和他的公司——实际上是在总统候选人的支持下，该国女排有绝对把握击败中国女排，夺取2020年世界奥运会女排冠军……

中国女排主教练感谢张雄风提供了这些情报，但是他说：“不过，消息是零零星星的，情况是支离破碎和互相矛盾的……”

“互相矛盾吗？”

“是的。一方面是总统候选人通过他的代理人在这次比赛中下了这么大的赌注，另一方面却又毫无道理地使主攻手受伤。”

“当然，”张雄风说，“充沙实心球造成队员训练受伤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可是受伤的是全美洲最佳女排运动员呀！”……

然而在该国女排队员名单上，一号劳拉·李仍然排在最前面。此刻，她正生龙活虎般地在球场上练球。这使张雄风疑窦丛生。

今晚，排球馆内座无虚席。尽管电视能将色彩、立体声、多角度画面乃至赛场气息带到每个家庭，带到每列运营中的交通工具上，但人们还是乐于在看台上订个座位。这也许“身临其境”的古老习惯在作怪吧。

战幕拉开了。全世界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在注视着这场比赛。对于中国女子排球队，人们像熟悉各自的电动气垫车一样熟悉她们。自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日本列岛夺得世界杯冠军以来，中国女排就刮起了经久不息的旋风，多次卫冕成功。这次比赛，她们虽然艰苦但却稳健地击败前几轮对手，进入决赛。国际排联主席、德高望重的艾克伦博士说，中国女排在赛前就把金牌从所有对手的心中夺走了。

但是决赛的另一方却显得异乎寻常的虎视眈眈，不甘示弱。许多年来，世界女排水平不断提高，战术变化层出不穷，网上争夺尤为激烈；“秘密武器”不断出现，时有冷门爆出。特别是各国水平日趋接近，使每场比赛不仅是赛球艺、赛战术、赛临场指挥，更是赛气质、赛斗志、赛竞技状态。谁若棋高一着，先声夺人，谁就可能取胜。中国队的多次卫冕成功，秘诀也在于此。然而两强相遇，其中一方的新鲜动作和意外安排，必定包含着深刻的战术思想的变化，特

别引人注目。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对方的主攻手、一号劳拉·李在半决赛中一直没有上场。它意味着该队有王牌，有“秘密武器”，如同上个世纪的二十六届世乒赛上中国的张燮林一样，劳拉一定会成为戏剧性场面的中心人物。特邀教练格恩特里充满信心地说：“上帝一定会保佑我们亲爱的劳拉，她的精湛技艺定会给中国队以致命的打击！”

同时，“D·H”跨国公司还出面资助了一大批美洲球迷，专程来到中国，占据了几乎一半的座位，并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啦啦队，别出心裁地聘请了心理学家安排了以大合唱的方式哼唱爱国歌曲、播放催人泪下的历史悲剧人物的戏剧独白，充分调动运动员全部潜在的激情和力量。

“亲爱的劳拉，自从你进入排球训练基地进行秘密训练以来，连我，你的情人，也未曾看到你一眼。”梅尔激情满怀地默祷：“劳拉，但愿如格恩特里所说，上帝保佑你！”

练球完毕，两国运动员各自回到更衣室，脱去外面的球衣，然后来到教练身边，听从最后的指示。

全场观众屏气敛息，等待着一场恶战。只有各国电视转播的解说员，用各种不同的语言向本国观众进行激动人心的解说：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现在是格林威治时间下午三时五十六分，离正式比赛不到四分钟……”这是中文广播。

“两强相争，鹿死谁手，本星球拭目以待……”这是俄语广播。

“最近，美洲各国新闻媒介一致认为，这次比赛中国队卫冕艰难，但是亚洲、非洲、欧洲方面和国际排坛专家却认

为，中国女排仍然是不可战胜的……”这是英语广播。

“这场比赛，至少吸引了二十亿以上的观众……”这是法语广播。

“观众中包括在月球、行星际站和宇宙航线各种飞行器上工作的人员……”这是日语广播。

“在深海矿区，在北极城和南极开拓区工作的人们也都放下手中的工作，围坐在立体电视机旁……”这是西班牙语广播。

“嘀——”电子裁判机发出了比赛开始的笛音……

二 超级球星

当柔和的开赛笛声将鼎沸的球场喧嚣压下之后，四号位的劳拉便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球场上。她左右开弓，一口气打了五个落地开花，使中国姑娘的精湛拦网和熟练的翻滚救球失去了作用。美洲观众的热情立刻被调动起来。原定的爱国歌曲停止了，代之以有节奏的齐声欢呼：“劳——拉！”

“劳——拉！”“上帝保佑劳拉！”

梅尔见到两月未见的情人，心情更加激动。他完全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和对劳拉的狂热崇拜之中。

劳拉，神奇的劳拉！短短的两个月——不，对于不能相会的情侣来说，是漫长的两个月——你身上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

是的，劳拉无疑具有一个优秀排球运动员的条件：高

大、灵活、机敏、顽强、弹跳力极好，具有克服困难的勇气。但是，梅尔清楚地知道，劳拉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即使在最好的竞技状态下，她也比不过那一群驰骋排坛的中国姑娘。虽然差距不大，但确实有那么一些明显的差距。两个月前，当她向梅尔告别时，曾冷静地说过：“夺取亚军是我的理想，从中国人手上拿下一局是我的目标。”可是，今天她完全变了，变得鹤立鸡群，竟能左右全场；她那超级球艺，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

看，二传手再次将球高高输送过来，劳拉像电子钟那么准确地跳起，一个超手扣球，强行突破，排球准确地落在中国队后排的一个狭小空档上。多么神奇的扣杀，多么准确的判断！

五比〇；六比〇！

中国队教练叫停，布置了两名世界著名的拦网好手专门对付劳拉。经过一番搏杀，中国姑娘虽然追回了几分，但终因劳拉打得过于顺手，在高点强攻中又变换着短平快、轻吊和游动，并不时以平拉开和时间差出奇制胜，终于以十五比六的悬殊比分先胜一局。

广大的中国观众无不惊讶客队的球艺，也无不为中国姑娘失去一局而感到痛惜。但是，他们仍然为双方的精湛表演热烈地鼓掌叫好。

两队换边时，观众席上一片交谈声。有人表示，中国姑娘抵挡不住一号主攻手如此神奇而强有力的进攻；也有人反驳道，中国姑娘定然会迅速适应劳拉·李的球路，凭借中国队的经验，定会转败为胜，他们历数了中国姑娘在许多次比

赛中反败为胜的例子，预言比赛结果仍然是中国女排获胜。

专程从美洲赶来观战的“D·H”公司总裁、罗伯特·巴普先生得意地将粗大的含大麻叶素的雪茄从扁薄的左嘴角梭动到右嘴角，又从右嘴角梭动到左嘴角，并不时以难以察觉的微笑和轻快的点头，回答女排教练格恩特里投来的狡黠和阿谀的眼光。他知道，这是讨赏的眼光。

出于职业习惯，梅尔的心中已经拟好一份头条新闻稿：

超级球星！“秘密武器”大发神威，劳拉征服了中国姑娘，征服了全世界的球迷，开创了世界女排的新纪元！……

但是，梅尔心中也产生了许多疑问。想起比赛前出现的许多令人生疑的情形。

他作为《市声报》的记者加入比赛的采访组，与女排队员一道，是两天前乘巨型双机身体育专用三角翼客机从美洲飞来中国的。这架飞机是国际奥委会委托中国西安飞机制造总公司专门为接送运动员设计的，在双机身宽敞的交接处，有一个训练室，可进行除足球、高尔夫球和赛马、赛车、高山滑雪之外的大多数体育训练。

在座舱内，格恩特里一直抽着他那形影不离的卷烟，不时吐出乳白色的烟圈。格恩特里身边坐的是女排领队范朋。这是体育界的一个无名之辈，瞧他那呆头呆脑的样子，完全缺乏一名体育领队应有的伶俐和机智。当然，生活中也有这么一种人，表面看来极为蠢笨，其实聪明无比，其智慧深藏

在大脑中。这种人说不定会出人意料地成就一番大事业。也许范朋就是这种人，不然，他怎么会轻易取得罗伯特·巴普和国家排球协会的青睐，刚一出马便担当这样的重任呢？此刻，他正悠闲地看着画报。画报上刊登着一群中国女排健儿的生活照。

“瞧她们乐的……”范朋似乎是自言自语地咕哝道。

格恩特里吐吐烟圈：“有她们哭的。”

范朋说：“上帝保佑……”话音未落，他便猛然伸出手，推开从身后伸近的微型拾音器。原来是梅尔，为了搜集比赛花絮，偷偷来到他们的身后，想录下他们的谈话。这类谈话在赛前赛后报道出来，是十分吸引读者的。他见自己的“阴谋”被识破，忙赔上笑脸：

“啊，对不起，对不起，这是职业的习惯，也是二位的丰采和惊人妙语所吸引……”

说完，他只得讪讪地移步来到前座。队员们大都坐在那里。

美丽的劳拉·李坐在窗口，正凝神遥视着远方。她在想什么？今天她从静水湖基地来到机场后，一直缄默不语；他找不到单独与她谈话的机会。

四号队长霍曼丽正在擦口红，并从化妆小镜中盯住劳拉·李。她为什么紧紧盯住她不放？是监视吗？

二号黑人姑娘塔塔妮亲热地靠近劳拉·李，问道：“劳拉，到中国寻根吗？”

劳拉·李说：“我的根早就寻到了。”

塔塔妮展开一张中国地图问：“告诉我，你的根在这只

雄鸡的什么地方？”

劳拉·李深情地指指长江之滨：“这儿。”

“啊，武汉！”塔塔妮说，“这次我们能游览这座美丽的城市吗？前年我来中国，去过杭州西湖，听说武汉的东湖更美，是吗？”

“都美！”

“比静水湖还美吗？”

劳拉·李沉默不语了，适才被塔塔妮唤起的热情消失了，眼光立刻变得黯淡无光。

塔塔妮没有注意到这些，仍然激动不已地搂住劳拉·李，说道：“劳拉，我羡慕你！可是我的根，在黑色的土壤里消失了，我是一棵无根的浮萍。”

另一位队员凑过来安慰塔塔妮：“不，我们正坐在马车上。”

几名队员轻声合唱起一首由黑人圣歌改编的歌曲。曲调悠长哀怨——

马车从天上掉下来，
把我带回我的家乡……

梅尔熟悉每一个队员，只是劳拉·李失去了平日的欢乐和笑脸，失去了她那纯真的银铃般的笑声。短短两个多月的秘密训练，她竟会变得如此忧郁而陌生。凭她这样的精神状态，怎么能参加如此重大的比赛？

这时，只听得格恩特里一声命令：“训练开始！”

3
3
队员们立即停止唱歌，快步奔向空中训练场。

格恩特里打开一个由范朋推过来的带小轮的长方形塑料球箱，从里面拿出一个一个白色的排球，向顺序冲击过来的队员猛扣。

梅尔随着采访组的其他记者一起，挤到空中训练场的门口拍照。

毫无表情的范朋手执一张网球拍，毫不客气地向记者们的照相机和摄像机击去。只有梅尔从一扇小窗口钻进了训练场，猫着身子躲到塑料球箱的后面，偷偷伸出镜头。

格恩特里突然一转身，猛扣一球，击中梅尔贴在眼部的照相机。“哎呀”一声，梅尔仰面倒地。

劳拉·李见状，迅速跑过来，扶起梅尔问道：“你伤着没有？”

梅尔捂住额头：“没、没有……我的照相机……”鲜血从指缝中渗了出来。

劳拉·李愤怒地转过身来，逼视着格恩特里。

二号塔塔妮故意从格恩特里身后扔过来一个高抛球，劳拉·李会意，顺势跃起，一个猛扣，击中格恩特里的头部。

格恩特里气得大声嚎叫道：“一号，归队！”

劳拉·李桀骜不驯，转身给梅尔包扎伤口。格恩特里气急败坏地狂叫道：

“混蛋！……黄毛丫头！……柴纳门！……”

劳拉·李听到“柴纳门”三个字，懂得是上个世纪早期西方人对中国人的鄙称，便愤怒地再次逼到格恩特里面前。

“你再骂一句，我就要将一切秘密……”劳拉·李恨得